

孙丽萌文集

血象

长篇小说卷

远方出版社

孙丽萌文集

长篇小说

血 象

远方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血象/孙丽萌著. —2 版. 呼和浩特:远方出版社, 2009. 7

(孙丽萌文集)

ISBN 978 - 7 - 80595 - 718 - 0

I. 血… II. 孙… III. 侦探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13997 号

孙丽萌文集·血 象

作 者	孙丽萌
责任编辑	王托雅
封面设计	游 泳
出版发行	远方出版社
社 址	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东路 666 号 (电话 0471 - 4919981 邮编 01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嘉恒彩色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20 × 980 1/16
印 张	15.5
字 数	210 千
版 次	2009 年 12 月第 2 版
印 次	2009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80595 - 718 - 0
总 定 价	340.00 元
本册定价	28.00 元

远方版图书, 印装错误请与印刷厂退换



写给自己的话

记得很小的时候,你因为酷爱读书就胆大言不惭地对人说:长大要当一个文学家。其实,那时候你对“文学”二字的含意懵懂而又懵懂,对“文学家”的含义就仅限于手中捧着的那一本本厚重的书籍和里面充满了知识的神秘世界。直到今天,你一想起那个纯真得似乎有些傻气的女孩子自信满满的“理想”就会眼眶湿润。

现在,已经很少见到手中捧着厚厚书籍静静阅读的孩子了。但你还是时常想起小时候在郊外的草丛中,沐浴着灿烂阳光读书的情景:那泛着草地和泥土芳香的滋味令你留连。尽管那时候在别人眼里有几分古怪的小女孩早已远去,但你依然弄不明白是什么原因使你拥有的是一个孤独的童年。你从未有过亲密的朋友和小伙伴,在你的记忆中你的“玩伴”仅仅是一只小仓鼠和一只由于长期见不到阳光而瞎了眼的兔子,剩下的就只有一本本让你爱不释手的书了。父母亲只为你的不贪玩和爱读书视你为听话的乖乖女。当然还有可以为父母分忧的家务活。直到许多年后,当你步入社会,当你懂得回首审视自己,才明白,那个孤癖而怯懦的小女孩在不知不觉中于书中早熟,畸形的早熟使你远远地脱离了现实生活。当你意识到现实的世界根本无法为你遮风挡雨时,那

时的你已经脆弱得不堪一击。

尽管每个人的一生都注定了要经历风风雨雨,尽管你在不知不觉间长大成人,然后为人妻为人母,尽管你的成长和许多普通人一样不容易,你依然庆幸读书毕竟给你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成功:从一个不谙世事的女孩进入了警察的行列。从一个普通的小“片警”成为作家。又从一个作家成长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内蒙古作家协会的副主席。这一个个的蜕变虽然也包含了奋斗的艰辛和不易,但你还是对命运给你的回报心存感激。

回顾这许多年的历程,你在内心深处珍藏着父母曾经对你说的话。你父亲对你说:“有堵墙就倚着,没堵墙就立着。”母亲告诉你:“谁有不得自己有,谁行不得自己行。”现在看来虽然父亲的话稍显中庸,但两位老人都是希望你能够自立自强,随顺做人。父母朴素的两句话恰是你人生最宝贵的座右铭。也成就了你简单而普通的“蚯蚓”生存理论:默默耕耘,以曲求伸。

如今的你拥有了你所能够拥有的一切,亲情、友情、爱情……等等等等……所以,你怀着感恩的心将这套文集献给所有你所深爱并应该报达的人们。虽然水平离小时候憧憬的“文学家”预期甚远,但那所有的字里行间都充满了你的真诚和感激。

作 者

2009年10月18日于呼和浩特寒香阁

血是人体所必需的,血象的变化显示着血液内部的变异,而肌体的死亡往往是血液内部的自相残杀……

第一章

1

碧绿的草叶上挂着露珠儿，阳光照在上面白亮亮的刺眼。

合抱粗的柳垂着丝绦般的嫩枝条把蓝天割裂出长长宽宽的碎块。“二月春风似剪刀。”唐枫嘴里咕哝了一句唐朝大诗人贺知章咏柳的名句，心想：“南方的春风刮到这里竟然要用三个月。”

蚂蚱在草丛中一跳一跳的。“儿子呢？”他记得儿子刚才还在他身边耍赖。

“爸爸，我是职业杀手。”儿子从柳树后边跳出来，苹果般可爱的小脸在长筒丝袜中变得有些古怪，胖胖的小手横端着玩具冲锋枪，那神态颇有点杀气腾腾。

不知为什么，他突然觉得只有七岁大的儿子的顽皮似乎并不那么好笑。但为了不扫儿子的兴，他还是装出特别认真的样子大喊一声：“警察，放下你的枪。”一边假意摸向自己的腰间。

“砰！”一条火舌从儿子的枪口中喷出来，他吃惊地望着自己的胸前炸开的地方发呆……

唐枫满头冷汗地从床上坐起来。“真他妈晦气。”他懊丧地打开床灯，从床头柜上的烟盒中掏出支烟来点上。



儿子聪聪在他身边展开一个“大”字，毛巾被蹬到了脚底下。

“这孩子睡觉也这么不老实。”他把毛巾被重新给儿子盖上，心里仍想着刚才那可怕的梦。

妻子葛宁在派出所值夜班，儿子便欢天喜地地占据了他妈妈的位置。

儿子这一代把残酷当作了儿戏。他叹息着再也没有了睡意。

望着在灯光中显得柔和的天花板，唐枫计算着自己从城北分局调任市刑警大队大队长刚好一百天。可这一百天对他来说算得上是度日如年。他奇怪是不是在过去十几年的刑警生涯中自己太走运了。因此命运罚他在这短短的一百天里所得到的除了批评还是批评。大概当领导的常常喜欢省略过程而只问结果。尽管他在前一段日子里带着刑警们破了不少大案要案，可在昨天的总结会上仍然说：“9·12”案件没破一切都等于零。

“9·12”。他讨厌这三个阿拉伯数字的排列方式。但他比谁都清楚，如果不是“9·12”，尽管他是省“十大破案能手”，市刑警大队队长的这个位置也轮不到他来坐。

假如“9·12”的受害者不是田副市长和他的家人呢？他想着，一阵睡意袭来，不觉酣然进入梦乡。不过这次梦中，他把“9·12”案件破了。

2

静谧的夜。

云州市医院高干病房的305室静悄悄的。昏暗的灯光照在病人苍白的脸上，令人多少有些悚然。

护士周芸芸轻手轻脚地走到守在病床前的青年男子身边，将一件白大褂披在他的身上。她望望床上躺着的、周身插满各种导管、除了起伏的呼吸看不出任何生命迹象的田副市长，再看看被乌发遮着半个脸的青年男子，“这父子俩……真可怜。”她叹息着转过身去准备离开。



一只手突然拽住了她：“别走开，陪陪我。求你了。”

周芸芸愣了一下，但很快她用安慰的口气问：“怎么？你没睡呀。”

“我……”他抬起头，英俊而略有几分文弱的脸上是明显的恐惧。

对于女人来说，一张带着淡淡感伤和不安的脸最容易唤起她们母性的意识。而周芸芸每当看到这张脸时，都会不自觉地产生一种想要拥他人怀的冲动。

“我怕是爱上他了。”周芸芸心中一跳，感到脸颊微微地发热。

“田江，你……”周芸芸抽身在他身旁的沙发上坐下来，“你其实没有必要天天晚上来陪床的，我……我们会替你照顾好你的父亲。”她不知道该说怎样的话来安慰他。因为同样的话在这些日子里已经说过许多遍了。

“告诉我，我父亲要多久才能醒过来？”他幽幽地问。

“不知道。”周芸芸说的是真话。平心而论，如果有可能她真希望田副市长今天或明天就醒过来。但她和所有人心心里都十分清楚，在国内外，虽然都有植物人突然苏醒的先例，可田副市长则是由子弹击中大脑造成的脑死亡，所以，尽管一切救助措施从未停止过，田副市长的心脏仍在跳动，但他的生命应该说是早在十个月前就停止了。

田江不再说话，他只是默默地从茶几的花瓶里掐下一朵鲜花，慢慢地将花瓣一片片撕下来，然后把撕碎的鲜花放在手心里揉着，任花瓣从指缝里散落到地板上。

他怎么会有这样的嗜好。周芸芸想。在她的感觉中，喜欢撕碎鲜花的人多少有些神经质。

“其实你该回家去……”

“不，家……那是地狱，我不回地狱去。”田江的脸上有些抽搐。周芸芸忙从兜里的小药瓶里倒出一粒白色的小药片递给他：“含到嘴里，别再说话了，你现在还不能激动。”

田江顺从地将药片含在嘴里不再说话了。

五颗子弹夺走了他母亲、姐姐、弟弟的生命，父亲又永远不会醒来，这么残酷的现实让他怎么受得了？周芸芸又在叹息。

田副市长名叫田培文，是云州市主管经济的副市长，颇有改革者的雄才大略。虽然他只是个在“文化大革命”中靠贫下中农推荐进入名牌大学的学生，但“文化大革命”前的老高三给了他很好的文化积淀。改革开放后他以经济管理这项并非是从大学学来的专长加上他特有的胆识和魄力，硬是把一个濒于倒闭的天马皮革厂变成了天马集团总公司，成了全市的利税大户。三年前，他当上了云州市的副市长。

凡是云州市的老百姓大都记得田培文刚上台时惹出的一场轰动全市的风波，也就是这场风波，才使他在云州市的声名大噪。

云州市不是个经济发达的城市，这里的人们习惯了吃饱了不饿就行的生活。可自从田培文当上主抓经济的副市长，全市有五分之一以上的亏损企业都被他关的关了，卖的卖了。一时间云州市的老百姓怨声载道。上万名失业半失业的群众在市政府的门前静坐了三天三夜。

许多人说，现在连中央都把稳定当作首要任务，田培文竟然捅起了马蜂窝。可田培文说，我就是要把这马蜂窝打个稀烂。不这样，怎么会让人们有危机意识？没有危机意识怎么会求发展？

省里的调查组来了，市委市政府感到有些吃不消。这时，田培文亮出了他的王牌：“对下岗、待岗职工实施安置工程的计划书。”

如今，被誉为云州市经济命脉的“九街十八巷”的云州市经济开发中心便是由当初那个“安置工程”发展而来的。

中国的老百姓是最淳朴的，他们对所获得的每一份好处都会铭记在心。

“9·12”惨案发生后，尽管政府严格控制舆论传媒，但田副市长一家四口遇害的噩耗还是令全市的老百姓大为震惊。

一时间，市医院成了市民们关注的热点。自发的群众捧着鲜花，提着补品从四面八方涌向医院，要求见见他们的好市长。人数之多实属罕见。以至于公安机关不得不派出大量民警到医院维持秩序，劝说人们离开。

这样一个了不起的好人，怎么会遭此不幸呢？周芸芸想不通。

醉猫这几天心情糟透了。

“妻贤夫祸少，妻贤夫祸少……”他嘴里不停地念叨着不知从哪儿听来的俗语，一边从小碟里抓了一粒油炸花生米丢在嘴里。

“醉猫，天不早了。我看你也该回家歇着了。”小吃店的老板老刘头把一双油手在黑油油的围裙上擦着，哈欠连天地走过来。

“你也瞧不起我？告诉你，我醉猫这些年来可没少关照你。不就在这……喝……两口吗？咱可从来没不给钱……”醉猫一扬脖喝干了杯中酒。

“喝多了不是？老哥是好意，怕你喝多了。”老刘头一脸无奈的笑，转身从柜台里端出一碟凉菜送过来，“要是我没猜错，八成是又和老婆干仗了吧？”

“那个熊女人……”醉猫恨恨地说，“她把我的小凤儿不当人，说打就打说骂就骂。你说我，唉，打她？打她是轻的。要是……要是小凤儿妈还活着，我至于……至于让孩子受这个罪吗？”大滴的眼泪从他的脸上滚落下来，落在那不知多久没有洗过的警服上。

都说是半路夫妻难做。醉猫真后悔年轻时一门心思忙工作，连妻子生孩子都不能好好照顾一下，以至于自己那温柔贤惠的妻子死于早已不多见的产后风。女儿小凤儿是在奶奶家长大的，人也乖巧懂事儿。谁知女儿八岁那年奶奶也去世了。为了让女儿有人照顾，他不得不再次结婚。谁知这次婚姻短得令人可笑，不到一个星期那位当惯了老姑娘的新娘子便以“不知道怎样当一个别人孩子的母亲”为理由和他离了婚。接下来两年中他竟走马灯似的换了三任妻子。用他的话来说：“我就不信给我女儿找不到个妈。”

这一任妻子时间最长，跟了他差不多有两年了。他觉得这个带着一个男孩的农村寡妇对他和小凤儿还不错。因此，他向组织上为这娘儿俩申请了城市户口。可是，没有多久，他便发现那女人竟然是“醉翁之意”为户口。他倒无所谓，人活一世，各有所图。只要她能维系这个



家,能对他的小凤儿好,他也就知足了。直到前天当他从女儿身上的斑斑伤痕上明白什么是“遭后娘”的时候,他一怒之下三拳两脚地把那女人从楼梯上打了下去。

“不是小凤儿拉着,我非打死那个母夜叉不可。老刘头,孩子大了,懂得体贴他爸。可我,可我能给孩子什么呢?”醉猫抹着眼泪摇摇晃晃地站起来。“我回去了,不耽搁你的觉。明天,明天我也得到学习班去学习呢。”

“学习班?”凡是经过二十年前那个年代的人对这个词都很敏感,“你犯错误了?”

“当官的说我喝酒、上嫖、打老婆,让我下岗学习。这个熊女人……”

醉猫骂骂咧咧地走了。

今年刚届不惑之年的醉猫其实也有着还算辉煌过去。想当初他在城北分局担任刑警队副队长的时候,现任市刑警大队的唐枫只是他手下的一名未出道的小侦察员。

只是很不幸,醉猫在小凤儿母亲去世后不自觉地染上了酗酒的恶习,心情不好时便常常借酒浇愁。结果一次酒后乱开枪被撤销了分局刑警队副队长的职务,还背了个党内警告的处分。纵然如此,惜才的领导还是把他从分局调到了市刑警大队。用领导的一句玩笑话说:“人是个好人,酒是个王八蛋。”

然而,对于醉猫来说,这样的打击的确太重了。他从此一蹶不振,每天云里雾里,醉的时候比醒的时候多。久而久之,人们只叫他“醉猫”,至于他的真名毛清水倒被人们忘记了。领导那句“人是个好人,酒是个王八蛋”的名言也被人们调侃地换了一个字,成了“人是个好人,就是个王八蛋”。

4

云州市有个叫城隍庙的地方非常有名。凡是上岁数的人都知道,



这城隍庙在许多年前就香火皆无了。它之所以有名,是因为抗日战争时期它是日本人的宪兵队队部,在那里受刑、坐牢到洒尽最后一滴血的烈士何止成百上千。日本人投降后,这里便成了国民党政府的警察局。解放以后,这里又自然而然地成了新中国的公安局。直到“文化大革命”前,市政府搬进了新建的大楼,公安局才从城隍庙迁到了市政府的旧办公楼。当然,现在的公安局早已在市政府的旧址上盖起了一座六层办公楼。

“文化大革命”中,砸烂公、检、法那会儿城隍庙是“群专”的指挥部。老一辈公安民警一看到那几间破旧的大殿心里就不由得发紧。“文化大革命”后,“群专”没了,城隍庙的几间偏殿也都塌的塌、倒的倒,只剩下一座正殿不甘心似地耸在那儿。公安局在那里挂了个牌子,城隍庙又成了公安局的公安干校。因为教室就那么一间,连校长带教员就三四个人,每天闲得打扑克都凑不齐人。

这几年虽然庙还是那座庙,人还是那几个人。但不时办办普法培训班,成人教育实习班什么的,倒也挺忙。

现任的市公安局领导们个个怀里抱着两三个学历,算得上知识化、年轻化。因此,民警的文化教育、政治教育和业务教育开始受到重视。早就吵着要把城隍庙拆了盖一个像样的公安干校,可报告打上去市里说什么也不批,说是城隍庙属于文物保护单位,只能修不能拆。因此,人们只好盼着它早日塌了才好。谁知这城隍庙好像有意与人们为难,一年又一年四周的墙壁裂得像放大的蜘蛛网,可就是不倒。

“嗨,鬼猴子,你小子怎么也来了?”醉猫一进教室便发现他在城北分局刑警队时的老搭档于春也混在乱糟糟的四五十个学员中。

“那帮傻子嫌咱太聪明,咱也觉得和傻子们在一块干活没劲,就自己把自己优化出来了。”鬼猴子眨巴着小眼睛,满脸的皱纹里都是笑。他长得瘦瘦小小,高高凸着的颧骨深深凹着腮的脸及那宽宽的额头显出几分狡黠和机敏。

“喂,醉猫,听说了吗?麻雷子也被他们分局优出来了。他不服,上市里告状去了。你瞧,咱这三兄弟不是有缘是什么?”鬼猴子又说。

醉猫听了鬼猴子的一番话，心里不觉一阵难受：十年前他们这几个是何等的光彩。一块破案、一块吃苦、一块立功。可是，如今这是怎么了？难道我们真的老得没用了吗？

鬼猴子看到醉猫一脸凄惨的样子，不见了调侃的口吻，轻声说：“别这样，老关也不光是过五关斩六将啊。来，抽烟。红塔山……”他掏出烟来和醉猫一人一支的点上。

看着喷出的烟雾后边的鬼猴子，醉猫问：“猴哥，今儿上什么课？”

“刑侦。”

“哪儿的老师。”

“听说是你们大队长。”

醉猫不觉哑然失笑：“他来给咱们讲刑侦？真他妈的开国际玩笑。我看咱还是走吧。”

“那不行，听说缺一补十，何苦呢？”鬼猴子一副好汉不吃眼前亏的样子。正说着，一抬头，发现门外又进来个黑大汉，连忙抬头招手：“老麻……老麻，这儿……”然后用手指指身边的座位，那上面放着张破报纸，表示着座位有人占了。

麻雷子周峰一脸怒气，看样子是刚刚碰了钉子。听见鬼猴子在叫他，恼哼哼地操着大嗓门说：“喊什么喊，我又不是你爹。”

教室里一下子静了下来，周峰以为自己那两句话产生了威力，趾高气扬地走到鬼猴子身边坐下。一抬头，才发现市局刑警大队队长唐枫已经站在了讲台上。

看着挤眉弄眼的鬼猴子，他明白那是在笑自己狐假虎威的意思，便觉得有些讪讪。

5

站在讲台上唐枫感受到浑身的不自在。他熟悉面前的每一张脸。

前些天市局开展了一项公安改革的措施，以双向选择的方式对各环节单位进行了优化组合。如今，全局被优化下岗的五十八名民警就



坐在他的面前。当他真正面对着这五十八名民警时，才深深地感觉到数字所表示的东西过于简单化了。他没想到这五十八位民警绝大多数是些老弱病残。

第一排正中间坐着一位也就三十出头精壮壮的民警，假如不是他那略显呆滞的眼神，谁都会认为他是个相当棒的警察。他的身边坐着他的妻子。

“你……你们怎么也来了？”唐枫从讲台上走下来问。

那警察的妻子温婉地笑着：“他的右手还没恢复，我来帮着记记。”

“我……会好，我记……得住，我不想……下岗……”那民警费力地说着，看得出他急切的心情。

“好，你……你坐，你坐……”唐枫按住想要站起来的民警心里满是酸楚：这位曾经是全局有名的破案能手，在连续几天几夜追捕罪犯时因过度疲劳而突发了脑溢血。虽说捡回了条命，可他再也不可能回到工作岗位上了。他才三十二岁呀。

唐枫回到了讲台。他沉默了片刻后对大家说：“说实在的，看到你们，我有种物伤其类的感觉。今天，局里让我来给大家上头一堂课，可我不知道该对你们讲些什么。”

大概是所有的人都没想到唐枫会有这样的开场白，一时间教室里静得能听见人们的呼吸声。

鬼猴子用胳膊肘碰碰醉猫，醉猫瞟了他一眼，那意思是：“听他还说什么。”

“民警队伍的优化在改革开放的今天，我认为没有错。相信你们中有些同志经过一段时间的培训还会回到工作岗位上去。当然，有的同志……”唐枫思索着，想找一个恰当的词句以避免对人们的刺激。

“是退休回家吧？干吗遮遮掩掩，直说不就得了？”本来就满肚子火的麻雷子忍不住又扯开了他的大嗓门儿。

唐枫笑笑，不介意地接着说：“退休不退休那有国家的政策管着。但这让我想起在我刚当警察时，有一位很受人尊敬的刑警告诉我，警察这行养小不养老。那时我不理解，可现在我理解了，今天你们坐在

这里,或许二十年后,不,也许用不了二十年,我也会坐在你们的位置上。这的确残酷了些,可这就是现实。”

唐枫显然激动了。

麻雷子不再说话,因为他心里明白,唐枫所说的那位“很受人尊敬的刑警”正是他自己。

“唐大队长,恕我冒昧,你说的话我听了很感动。但按你的理儿,人老了就没用了是吗?”鬼猴子仍然一副滑稽相,言语中却是明显的发难。

“我不是这个意思……”唐枫解释道。

“那是什么意思?大家说说,唐大队长是什么意思?”鬼猴子话不多,但句句带刺。

教室里一阵“嗡嗡”声。

“各位静一静,听我说两句,”醉猫突然站了起来,“按说今天没我说话的份儿,因为唐大队长是我的领导。但是,今天我想借此机会和唐大队长说几句话。首先声明是我个人的看法。”看到唐枫没表态,便接下去说:“刑警年轻化,警察队伍年轻化我都没意见。不过我想问问唐大队长,‘9·12’案件专案组的平均年龄是多少?”不等唐枫回答他又说:“是三十一二岁对吧?平均干刑警的时间是七年半吧?”

“没错儿。”唐枫说。暗想他怎么知道得这么清楚。

“那么,‘9·12’案从发案到今天多长时间了?”

“十个多月了。”

“什么叫十个多月?确切一点来说是十个月零九天半……”

“有意思,醉猫今儿没醉……”有人小声议论。而醉猫接下来的几句话几乎让所有人都大吃一惊。

“听说市政府出了五万块钱作为破案后的重赏,能不能让那些占着茅坑不拉屎的年轻人腾腾地方,让我们这些老没用的赚点零花钱?”

如同石落浪起,教室里像是开了锅……

“谁说醉猫没醉?这不是说醉话吗?”

“还别说,没有金刚钻就不敢揽这瓷器活儿。想当初这小子破案